



二酉園文集卷之七

河陽陳文燭詩集序

未定部
振錄西

序

李封君八十序



余多司馬談遷相紹述也及覽子長叙家世自
程伯休甫之後世有積德且曰立身揚名顯若
父母孝之大也天下稱誦周公為其論歌文武
之德達太王王季爰及公劉尊后稷也是家庭
責望欲賢孫子以光前人必前有所積而其後

二酉園文集卷之七
一

始昌云京山南臺李翁以子憲使公貴值今
皇帝臨御賜爵叅議其孫本寧爲翰林吉士領
詰命于廷械歸壽翁而翁八十矣海內人士嘆
爲希邁翁有馴行蓋身食其報云往翁封承德
公憲使公在工部典權杭州翁曰若古工虞之
官如處脂膏中有潤國家何賴焉憲使公清操
在吳越後十年就今封翁曰吾一田野氓其得
紆青拖紫叅下大夫之列

主恩厚哉圖報之母以我老有二心也憲使公
惠政在梁晉間翁方家食每移書吉士教以名
臣之烈自今日始其責望如憲使公人言翁孝
友敦朴巖居川觀固曩時巢箕之叟矣余所聞
家庭語至詳隨感隨發百言百當也深藏若虛
容貌若愚不出戶而知不窺牖而見即伯陽何
讓焉翁豈其苗裔耶又何肖也史稱老子楚人
也其年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翁既得老氏
之遺彼稱天地之根萬物之宗綿綿長久者非
壽耶憲使公持節三晉其勲樹與龍門竝峙而

本寧紬金匱石室之藏將等司馬而上之若大
顯揚而益遐齡奚啻今日所邁哉諸大夫同憲
使公舉進士者命燭代言以壽敢舉所知李氏
之興有自哉有自哉

童翁雙壽八十序

不穀乙丑舉進士越戊辰八月十一日余妻安
人焚膏薰爐南向再拜知其翁壽辰也憶余爲
公家壻是日里門具牛酒班白在道鳩杖集于
戶余從子弟後跪而觴翁翁飲之嚼翼日烹羊
魚羔厚具謝客極歡乃罷冬月廿六日又郭孺
人壽其祝禮如翁今年俱八十真長生不老者
余觀古之隱者夫婦同德如龐德公梁鴻輩同
力而耕齊眉而舉何容心于匹夫匹婦之外然
千載可想見焉童翁個儻多才世有纍善少從
伯兄博士公讀書見古之布衣然諾千金解紛
千里者嘆曰即不游大人以成名將效若等市
義乎遂棄書不讀單騎北上省其弟太史公士
疇于京師是時關中呂仲木茶陵張文邦蒲圻

廖鳴吾見翁文雅知太史公愛兄甚也作河西
篇贈焉往里中事弗平者就翁決之片言中機
事輒解散比古黨正問師後閉戶不與事惟鄉
飲時一見郡長吏課僮力田家食千指日召故
人置酒高會數斗而醉與孺人相善如賓新新
如也翁誠託酒人而游醉鄉哉鹿門之耕廡下
之敬不穀親見之昔公家三老如滄浪北庄洪
山共年二百五六十歲里人謂翁兼之第三老
竝生一時耳翁承于久遠氣渾渾耄期矣古之
得婿者類重其妻之父母不穀何能重也自官
大理評事翁貽書曰古人明刑種德願懋之勿
念而家即家大人誨言也又長公抱噐卓躒二
孫少俊將紹太史之業是遐壽而昌後十以平
生庶稱襄陽平陵哉獨不穀守官無能觴翁如
昔乃抒情素詩之記曰父黨無文此何以文稱
焉

熊封君七十序

嘉靖乙丑與余入對者武昌周元佐黃叔才德

安劉寓愛常德丁聘之陳仁甫荊州鄭子復周
相聖衡州歐子文襄陽鄭伯孝黃州徐惟易熊
中甫董叔才丘謙之承天包元夫吳士望周用
馨蕭文明稱楚士十八乃策中甫第一中甫官
戶曹上書談六計者七余猶多其建
太子節夷貢二事

上嘉納果建

太子云中甫爲余言使遼東經永平見夷入貢
苦鞭我民心竊痛之歸白于尊人穎南先生先
生曰吾荷

上恩得被封小子目茲事急聞于

上勿避出位嫌有迺公教況今

上有道不寶方物何用夷貢溷中土也余聞而
避之即先生不得言導子以言也庶幾哉古之
遺直與先生在學宮有名治春秋工篆書摹印
鍾王誨中甫兄弟業禮經昔仲尼志在春秋而
伯魚過庭口學禮蓋禮施于未發而春秋嚴于
已著先生得孔氏遺教矣先生誦于一第其妻

周安人賢怡如也。見中甫第驪甚年，俱七十海
內交中甫者，繪圖爲詩以壽。夫事親在身，守身
在名，必永名而後可以壽親。中甫陳言
闕下，慨然慕晁賈之爲人乎？乃其書斷斷固漢
廷至言耳。是先生教之也。中甫跡弛任事，無縮
胸狀，將樹名世之勲。又聞先生氣豪如少壯，可
年計哉。余其日過山中，訪先生，請質私心所慨
于世者。先生將導余言，如中甫哉。

顧封君六十序

國制官輦轂者三載，考績始得封其親。今

上御極詔曰：凡爾官京師者，事朕躬勞，封若父
母如其官。蓋殊典云。人臣遭風雲依日月澤及
所生，難矣。矧父母俱存存而壽也，尤難哉。時度
支郎無錫顧汝翼得封父承德郎母太安人告
于同年陳子曰：吾榮君寵幸，二親壽願得君子
言。陳子詰其尊人皆六十誕辰，皆季冬月也。嘆
曰：傳稱六十始壽，又曰六十杖于鄉，豈長生久
視之運至是周而復始耶？且君舉進士司

上錢穀出使于徐違私養矣昔人歌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第因王事而能
及父母父母善慶必益壽君爲予言承德公平
日孝友純謹口悛悛似不能言遇知己笑語移
日聞談非義事恨不掩耳某厥考誠齋公也自
號思誠其曹太安人又佐以節儉日惟藏書教
度支君讀無一毫自累者昔人言天地長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也不自生無私也無私即誠也
有虛之德壽實疇之福壽孔門之仁壽無能舍
誠者往公家辟疆馳情于山水愷之庸心于圖
繪皆是永煙霞之名但載籍不聞二公之壽何
哉巧者喪其天智者奪其氣上古人多壽以其
日用飲食而誠也即公隱錫山巖谷間可爲山
水圖繪之好者乃歛其思于誠其壽未艾融融
洩洩受皇帝之祉矣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顧氏之謂哉

王以汪封君六本序黃國張次仲汪氏之子
國家徵聘之典不行士固有懷瑜握瑾白首常

布者間以子貴多檄山谷至親拜
上恩尤爲希濶今見黃岡汪先生云先生之子
爲吏部司務考三載績遇

上登極覃恩遂封先生如其官楚中諸大夫見
先生詣闕稱謝嘖嘖榮之屬余賀言或以余
同吏部君官大理習知先生也往聞先生爲諸
生時業禮經有名視楚學者優之先生閉門讀
書探玄討微諸生中習禮者就而訪焉且以孝
弟忠信表正于鄉古所稱經術之士非即昔漢
時下詔有抱璞含貞經明行脩者得安車迎至
大廷余所記憶以禮經來聘如魯高堂生博士
禮十七篇後有大戴小戴兩生善說禮遂官太
守下逮齊梁如散騎侍郎皇公露門博士熊公
皆以所撰禮記書疏詔付秘閣得前官諸公遇
好文之主顧以學顯哉先生經學最富明年當
貢棄去不就余知先生于應聘與否弗計也今
承

帝命膺清秩縱觀禮樂即比諸公未爲不遇况

史部君以行業竟先生未究之志在昔諸公所
未有也顧不偉與先生年六十神完氣克類少
壯時其壽當百歲前所稱諸公史載其遐齡而
同時治尚書如伏生者年九十餘漢天子遣使
受書于家繪而爲圖大都天以聖人之經寄之
俾永年也先生且歸去晚而著書即
主上考三禮異同詔民間掌故必及于先生數
十年後遣使如濟南更作汪先生受書圖矣

蔡封君七十序

國家設九卿司務也文武兩司皆重矣惟大
父司天曹務有

高皇帝勅諭藏於家余讀之凜凜起嘆至謂
克勤厥職九卿足任矣休茲知恤有三代遺意
哉麻城蔡子在兵部時司馬公重之在吏部家
宰公又重之會今
上御極得封登仕公如其官時登仕公年七十
矣蔡子不獲稱觴而同官在九卿者欲爲文以
壽吉水李君在吏部謂余楚人也屬余言余如

齊安齊安人輒道登仕公有鄉行至今不稱登仕公稱蔡翁蓋尊之也若等知翁所以壽乎即無論翁平日孝弟力田安貧守道急難好施得長生久視之道乃晚得酒中趣銜杯漱醪兀然而醉恍然而醒也斯其有所託而逃與善乎劉伯倫之頌酒德哉其言達矣所稱至人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無思無慮其樂陶陶不覺寒暑切肌嗜欲感情人言有所逃而後無所恃也翁其有得乎即與安期羨門度長絜大彼導引到氣號不老方無踰于此矣翁棲遯不試至教蔡子又何嚴也蔡子優于官凡邊圉機要人才得失徃徃與冢宰司馬公持論中實采而施之它日典文武之寄如

高皇帝言吾知可矣余願其酒日嚼而壽日永也行葦之四章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泮水之三章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古人多因酒致祝云

袁封君七十序

豐城袁子清舉乙丑進士同官大理是年榜中
除評事六人戴子涵金懋卿烏顯卿盛明輔未
幾各解散余與子清姁姁然厚也後子清擢寺
副

天子覃恩以其官官尊人也子清奉使事過
其家比還朝得勅命械壽尊人乃尊人蓋
嘗官鴻臚云時同年四百人往賀之有爲吳歛
越吟齊謳燕曲以壽之者言人人殊陳生曰君
子有所樂無所累而後壽若鴻臚公者其真可
壽乎公自束髮侍中順公舉進士有時名而公
穎敏絕人試輒冠多士取科第如券耳比仲翁
舉于鄉公喜呼子清兄弟語曰若曹可教也翁
哉光我中順公故人樂有賢父兄與才子弟也
至公兼之矣後公以貢入京師拜鴻臚秩也嘆
曰甲牝而前嬖趨而語此仕人之態也胡能耳
此乃掛冠而西歸嘆曰持梁齧肥徵逐什一此
富人之事也胡能安此乃周族而恤隣已復嘆
曰談言中微機心圖度此遊人之習也胡能勞

此乃閉門而守玄郡邑吏及觀風使者咸知公
儒人也造其廬而問焉昨子清省公公年七十
甚健語子清曰張季之守法不阿于定國之辯
寃如洗非廷中吏乎乃高門結駟其子復官六
夫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此習聞諸先公者小
子識之子清向余道之其言與家大人按察公
合嗚乎有味哉即公先後遭遇之樂無累于心
也而言行仁恕不羣參諸仲尼仁者壽一語豈
公將百齡未艾哉子清又言公喜讀南華諸經
莊生所稱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秋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此大年也故曰小
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余觀公大知者必
得大年以此祝公而從燕齊吳越諸子之後其
猶有楚人之聲與

謝翁雙壽六十序

吾鄉稱竟陵者蓋楚岡陵地脉融結而止且生
人多壽云如漢陰丈人漢濱老父皆里中高隱
者即不問其壽古人謂丈者長也老者久也舊

也豈非以其垂白稱丈稱老耶考其灌園遇子
貢也時耻枯槁不爲躬耕遇漢桓帝也見乘輿
不顧其立天子理天下與羞機事機心等語真
幾于道者語曰大德必壽然哉然哉近日里有
謝翁者少孤貧遭伯父不良依母氏爲命人屈
以勢利翁嘆曰士苦貧非病也士自貴非賤也
彼外侮將柰何況老母在得甘毳以養足矣柰
何因忿貽辱先人乎多退避不校此言類兩公
之忘機而力田者乃孺人又賢躬紡織以助之
已誨其子宗文讀書宗文爲諸生有名每試列
諸生第一比挾書北上翁曰兒幸第勿歸
明主可事也其母曰兒幸第早歸我倚門望也
宗文果登進士計父母俱六十矣歸而壽之嗟
乎既有賢妻又有令子即丈人老父曾兼之乎
且兩公生非其時隱避姓名今
主上有道脩古養老之禮親割執饋倘有黃髮
之詢乎假令丈人父老在今日亦如前所爲乎
世有許由務光何可料焉直姓名或不避耳是

翁之得天而遭時者厚於兩公非江漢一奇事哉宗文同年徐惟得在里中尤雅善乞余言爲壽余觀鄉人于始誕之日爲春酒殺羔羊酌大斗以祈黃耆又子弟歌詩佐之酒易行賓主易歡君將以余談兩公可佐酒以壽謝翁乎徐君諾告諸郢中官 轂下者五六公人人願壽翁且曰陳生里人也茲里語耳可告祝史

鄒封君雙壽七十序

周時楚稱南國其召伯聽政處在寶慶郡郡有梅山最奇岡阜素董一日梅插石上歲久後凋澗後見影人以爲仙至宋熙寧始闢郡邑今新化其地也山川本奇而其崇之化千載尚在余所聞如有隱君子知鄒先生者非耶先生有子道吾登壬戌進士爲司農郎封先生如其官其配曾太安人俱七十鄉人榮之往先生試諸生數音也嘆曰讓國洗耳獻璞川足天下與玉較然也許生重耳卜子輕足士固有志乎遂隱于月巖青華諸處指桃源望洞庭效昔人避跡鼓

世園文集 卷之七
樵矣後司農君尹新蔡迎先生壽也先生曰有
胡越黔黎者願爲循吏我山中樂也及與權臨
清遣使壽先生先生曰有辜權爲利者願爲清
吏我山中樂也故司農君惠政雅操所去見思
人方以召公之業望之不忝南國哉先生言行
若此可謂善攝生者余聞養生家言也措寸失
理亡之於微積之成衰從衰得白從自得老從
老得終惟清虛靜泰少私寘慮守之以一養之
以和蒸以靈步澗以醴泉晞以朝陽緩以五絃
體妙心玄可與羨門比齡王喬爭期矣先生爵
祿終始不入即欲十年不有增梅山之竒耶司
農君出使臨清屬余言致壽也得鄭山人中伯
頌矣幾千言大都謂黃髮垂纓紫誥流譽余獨
高先生辭榮逃名也所以爲壽與司農君命操
櫝載之

王封君雙壽六十序

余讀漢史見王符隱居不仕著潜夫論令皇甫
規倒屣迎之當時有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之

語至彥方誼甚高表正鄉閭里有爭訟思往質
之抱愧而還此布衣之傑也余爲執鞭欣慕焉
及聞臨安怡菴王先生恂恂長者遭母氏少寡
奉之惟謹其事伯兄撫季弟極其友愛鄉人有
非義事耻聞于先生郡守及博士呼爲王次公
而雅見禮重先生一縫掖耳何愧前聞人哉先
生有子元德博學好脩舉辛未進士官工部主
事遷戶部郎時吾鄉尚書傅公掌部事雅重元
德奏一載績封先生如其官母沈爲太安人謂
先生操行剛謹而太安人多內助竟以子貴被
國家榮寵若取券焉即公家植庭槐而祝三公
活千人而興後世者何弗爽也戶部郎遷四川
按察司僉事過家壽先生招賓客撰杖履徘徊
無行意先生曰汝大父果世吾終身高堂其脫
粟老蓬戶桑樞開汝幸而仕仕而顯矣人言蜀
道難何可不叱馭一往報明主哉按察公入
蜀今年丁丑先生與太安人六市矣諸大夫在
察案者謀不穀一言爲先生祝自不穀與按察

公深相結又過邛邽望九折坂詢叱馭故墟至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私心兩高焉先生以
孝母聞而導子以忠大德必得其壽非忠與孝
耶先生今杖于鄉矣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又十年而耄天子就問矣又十年而期天子就
見矣如其壽如其壽諸大夫筦爾而笑曰王氏
有世德哉請書以俟

壽都御史羅公序

燭嘗覽觀昭代名臣傳至吾楚忠靖夏公忠宣
劉公欣然願爲之執鞭庶幾古社稷臣哉二先
生家近洞庭湖上其渾淪磅礴之氣必鍾之于
人即不問二先生脩齡孰多而培國家之元氣
永生民之命脈則二先生一而已巴陵羅公奉
今皇帝璽書撫蜀年財五十餘耳九月十有二
日乃懸弧之辰藩臬諸大夫謀所以壽公者而
命燭一言燭見時聞公談大計如指諸掌今侍
左右見其行事即舉二先生望公孰謂無嘗哉
語曰太上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身始公舉進

士尹遂寧安養生息多漢時循良之政遂寧之
民祠而祀之嗣官戶曹時嘉靖末年日本匈奴
交有警報而公爲郎盈縮國用里中尚書方公
倚賴之及兵備薊鎮烽火倏起幾達耳泉而公
境內晏如虜不敢南下而牧馬蒲州楊襄毅公
雅重之將畀大任而公歷試于百粵三秦之間
昔夏維詰爲戶部郎最久每商諸司之務而劉
時雍出爲叅藩平生皆錢穀兵甲之司考公仕
跡大略肖焉蜀人望公來如見父母而公雄才
揆度雅量容納至惻惻款款之誠足以屈羣策
而得人之力每談國家典章制度九邊要害又
可坐而策之譬諸牙曠之語管絃和鵲之語鍼
石研桑之語籌筭耕耨者談禾黍織者談絲枲宜
其言津津有味也即日授公司徒司馬之任究
所勲樹當與湘陰華容鼎足而立蜀在中原特
西南隅耳豈足以盡公之用哉余聞忠靖在
先朝恩寵優渥上賜範金銀印于其生日上繪
壽星圖錫馬此前代罕有者忠宣之遇

孝宗有都俞吁咈之風上每御便殿召見獨語或親以手帖付之楚人于二先生至今以爲佳話天子聰明神聖追配休烈公英英如少壯安知他日之遇不二先生若乎又安知茲辰不有賜壽星圖如前曠典者乎竊謂公之壽禔人國而益生民不但遐齡爾也諸大夫咸諾命小子識之

壽羅先生序

萬曆丙子秋九月十有二日御史大夫羅公初度之辰是年蜀士舉于鄉黃生輝等七十人感公德教相率而拜雍雍如也退而謀所以祝公者燭曰古者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始酌大斗而祈黃耆焉今公年五十耳齒髮壯甚即以期頤祝之非餘事乎二三子乃進而言曰士自登第由縣令以至方伯皆在外也由御史大夫以至台衡則在內也公于嘉隆之際尹遂寧典岳牧至今上御極有撫綏之命三十年間後先于蜀其恩澤漸溥率乎如岷峨

也浩乎如巴江也即公入而典衡天下之人祝公也有先于蜀人者乎往者棘闢狹隘公復恢而大之士有以本業見者公休休有容次第品之昔人握髮吐哺廣延俊茂不是過也即蜀人祝公也又有先于吾黨者乎余惟二三子誼至高其言當矣顧人生百歲直須臾耳惟有表樹足託諸不朽功如武侯廉如清獻風猷如與之非若等所知乎千載談之赫赫若前日事余觀于公又兼而有之則夫撰南山之頌後東海之詠歌瑤池之桃賦漆園之椿而公聲施後世矣多士宜先于蜀而蜀宜先于天下之人哉余又聞古有真人者其心忘其智盛不逆寡不雄成能自適其適而終其天年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也比于列星而不爲久也其斯以爲壽乎莊生以爲黃帝傳說可以當之即所稱諸葛崔趙諸公似難窺其際者公其有得于是哉何心之運量而政之時措也以是卜公之壽

西園文集 卷之七
胡有窮哉而柰何以言祝也二三子始爽然自
失願以余言請質于公

壽楊侍御六十序

余同楊文芳舉進士文芳才最高選翰林庶吉
士而余官大理寺評事同在轂下每談家世知
尊公長者也尊公工舉子業卒業成均大司成
重之及丞瑞安判興國優于吏事緣飾儒術後
文芳爲御史遂授今封人稱侍御公云侍御公
年五十以子貴浩然有歸志歸之日興國之人
攀轅留之不能去歸十年而文芳爲蜀叅藩侍
御公六十矣藩臬諸大夫咸欲壽侍御公而叅
知李公陳公僉憲羅公命燭代其言豈非以六
十杖于鄉則稱壽自六十始乎余聞壽者受也
厚也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信如莊生言則侍御
公何厚也公在瑞安時職司糧儲歲例餽千金
公曰此脂膏耳可自潤也令輸之官及文芳巡
耳肅鞏昌有馬姓者法當辟持黃金求宥公曰

此國典耳何可貸也遣之去余所聞二事參諸
往哲夫人訓子清若楊伯起慎若張季所大願
焉乃操行不軌專犯忌諱即欲子速肖古人是
言祝之也公揮金守法不言而躬行宜文芳樹
立赫然哉是所積也厚而所負也大上諸天道
公蓋遐齡云況文芳駕濟川之舟奮垂天之翼
扶搖萬里莫可窮極是顯親者有無疆之聞侍
御公以厚貽而文芳以厚繼之即二三公遙祝
交誼厚矣孰非有以先之哉往家大人年六十
脩高年會于復州幾至百人後有毛太真道人
年一百十歲自太和來陳空山山人年八十一
自江西來陳善詩名紀侍御公里中人倘談往
事亦可舉茲會比昔時九老者英之盛乎不佞
結社長安海內有六七子而公家祠部郎懋功
與馬懋功以太守歸田在侍御公躬列聞其爲
園相近多所歌詠康樂惠連翩翩而起此其愉
快非長生之助與諸大夫嘽然曰陳子于楊氏
真通家哉因書以爲侍御公壽

雷太宜人八十序

比部雷育卿三載考績封其母太安人值

上覃恩加進太宜人云一日頒

制誥于廷余得而讀之乃比于雋不疑之母大
哉王言何其肖也余覩雋曼倩爲郡文學時整
冠珮玦帶櫛具劔走謁直指使者令其躡履起
迎登堂坐語及于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之間欲
言爲吏此言等之已事雋公而在余爲執鞭所
忻慕焉後爲京兆行縣時其母輒問不疑平反
幾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輒喜笑爲飲食言語
異於往時則嘆曰賢哉母也宜其有此子育卿
舉進士司理惠州太宜人語曰若喪爾先人年
才十五假令我若朝夕而改業能有今日哉汝
行矣勿淄勿怠乃司理清慎擢官比部太宜人
語曰我不曉男子事今日得無有上書如緹縈
少女含冤如東海孝婦者乎幸廉得之且種德
以益我壽耳育卿赫赫有聲所按多司隸校尉
事惟官惟來無以撓之今太宜人八十神爽善

飯固耄耄兆乃育卿所活嶺表之外 輦轂之
下令人人誦義皆足廣慈訓而永年也天道恢
恢豈不信哉今

上疏乞歸取所製翟冠緋袍恭獻于庭太宜人
問在官狀日談一事則大喜口喜則壽增遐齡
無筭矣史逸雋母之年千載如生又何快耶不
穀束髮得交育卿博學善說詩感慨有大節砥
礪文行其治獄余廷中所親見語曰雷陳交堅
似漆兩人近之矣昔不疑在漢廷以經術取重
漢天子大將軍咸嘉異之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育卿靜養山中起列近幸當聲名重朝廷則
所稱壽母顧有無窮之夕哉

隗太安人八十序

何太安人者屯田員外隗君之母也往屯田君
典虞衡事三載考最得

勅封太安人云太安人年八十虞衡君具金櫝
貯

天子策書以歸而太安人沾沾喜余走虞衡君

賀馬若客嗟戀慕不獲稱觴者余問太安人何
似虞衡君曰吾母髮垂垂白居常自績戒家人
夜績云嗟乎其古賢母之遺風乎昔公公文伯
退朝而疑其母之績也其母曰民勞則思而善
心生逸則淫而善心忘故沃土之民不材瘠土
之民嚮義勞逸異也汝備官而未聞奈何謂主
猶績乎文伯居魯號賢大夫其母成之也虞衡
君司少府錢出入榷會日以萬計不解帶不暇
食者三年而不敢自安大司空以爲踔絕不欲
陟他部其于勞逸之訓聞家庭舊矣况其母以
身先之垂老不倦耶語曰居仁者祥多作善者
壽昌即越二十年後太安人直百歲耳往聞太
安人佐其夫博士八爲諸生有名與教三衛造
就又多名士乃虞衡君讀其父書果進士燁然
明廷得贈博士爲承德公太安人每語虞衡君
願顯揚迺公教假令虞衡左右太安人至誕日
拜堂下吹笙考鼓稱世俗驩孰若勞于王事俾
太安人之徽音懿則登制詞而貽其悅乎余與

虞衡君言若此鄧里諸君聞而避之欲書以壽
太安人自余奔先恭人養壽母之章謝絕不敢
爲今爲之私心惘惘動矣

傳母夫人八十序

吾楚印臺傅公登嘉靖癸未進士爲名御史至
辛亥始以兵部侍郎典戎政蓋庚戌虜變烽火
通於其泉借公真長城哉

先皇帝思大用公未竟而以其子長公官戶部
屬人言公志在封疆如造舟討安南不責及撫
其肅宣大喻哈密割地以獻此與古人爭烈者
非獨秉德懋也宜有內助云比交戶部君有母
年八十同鄉諸君子之毋無踰夫人壽相率造
賀給事李子淳甫在戚黨道夫人賢屬余以言
嗟乎果裨于侍郎公哉即女誠所訓何加焉且
古者內則邈不可述漢曹大家得聞于班氏父
子其言曰敬而持久順而寬裕婦之大禮也今
王夫人事姑孝姑性最嚴百凡愜其意侍郎公
有貳室相得甚善育其子諧如已出此敬順之

大其細事多類此者載觀隋書有譙國夫人洗
者佐其夫領郡平虜史特書其事第遭時不良
以能顯乃撫綏在侍郎公而夫人以內貞著此
常道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又曰婦如
影響焉不可賞則夫人以女德凝壽即耄期可
必云頃者戶部君上書請侍郎公賀誕命今
誥命今
皇帝知侍郎公名得如例給夫人聞之喜語戶
部君曰先大夫有邊功在今日猶表異小子宜
圖報國況我善飯行不以杖幸勿內顧以光爾
先大夫戶部君勤于官翩翩乎足稱佳公子矣
其毋訓使然哉是夫人懿行粹言可述不但遐
齡使人誦也俟秉彤管而續女史者采焉

徐州胡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

顯方撫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

泗陽陳文燭玉叔著

黃定甫集序

黃子定甫修廉隅富文采視一第如芥自諸生
入大學以手病罷試事海內學士交定甫者日
衆而滁州胡簡肅公尤深嘗敘其所著書云憶
吾郡曾宮保三甫為郎時語曰予知江都生耶
余曰未也讀其詩文擊節焉督漕過揚三甫曰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

見吾敘度耶余曰未也移書讓焉余聞黃子平居則閉戶遠游則獨往甘帶布不輕謁貴人召黃子見焉引爲上客談竹素之業後造舟瓜洲黃子家瓜洲吳越名流有過訪者召黃子共焉間訂所作犁然當心一日請曰正始以先生爲吾友也乃今知先生爲吾師也盡出所作而屬余敘遭先公變不果敘而先公每稱定甫蓋竒士云補官京師定甫赴三甫之約亦客京師時與新蔡張中丞助甫諸公爲文酒會坐上有作與定甫秘商之諸公酌酒賞曰兩人胡耳語耶極驩乃罷黃子曰先生可終前諾矣余嘆曰定甫之作其範古者哉楊雄才最高豈惟太玄準易作賦必式相如擬議變化子雲有不能外者定甫不擬古何人而漢唐作者之法毫髮不爽詩工而麗文簡而確斯一家言矣不佞可爲定甫友耳而安敢師天下後世讀吾之言又讀定甫之言必曰此陳生友耳而柰何師

切氏家藏諫草序

此淮安胡公應嘉疏也。公在嘉靖間爲吏科都給事中，有重名，直聲動天下。茲八疏，其尤要云：余守淮而公逝，其楚辭生一柄，向余泣曰：先給諫公草率，先生一言以蔽于家，若傳諸人人，恐危切氏者。余嘆曰：有是哉！公家給諫，律人以大臣之道，自律以諫臣之分，忠于上而已。韓非有言：貴人過端而言及者，則身危；貴人得計而與知者，則身危。此游說語耳。公致身者，也不計其危，矧身後哉！肅皇帝龍鱗不可嬰也。獨從公諫如流，斯水魚千載矣。公疏柰何不傳也。後余如淮，其弟大尹應恩向余請曰：往先生諾敘亡弟疏十年不就，豈嫌諸公耶？余嘆曰：有是哉！公家給諫以言爲官，不得其言，曠官矣。假令諸公與諸公之後，見焉或諒公無它腸，忠于上而已矣。魚死退于瑕，汲黯遺言李息，彼去而死矣。矧公當言責哉！千百年後讀其疏者，必曰：直哉！社稷臣凜凜生氣矣。柰何有余言也。大尹公率諸生送余寶應湖上，攝衣冠謝曰：先生言重而國吾

等重而家願竝識之俟後之知吾終諫者

刻石鍾山集序

湖口蓋有石鍾山云往高皇帝駕六龍伐僞漢
嘗駐師登茲山擒友諒收大捷以承清四海其
神謨廟筭登高遠覽說者謂山靈之助乎聖朝
表著宜首石鍾柰何竟寥寥也邑人參議王公
尚忠成化間曾繪爲圖集古今題詠大學士商
公輅敘而傳焉今餘百年矣同年廖子占昇湖
口約余登石鍾絕頂因詢其詳余曰酈道元所
稱深潭之下微風鼓浪搏而爲鍾乎李渤所叩
雙石涵胡清越分爲南北乎異哉蘇子瞻之遇
也有噌吰者乎有窾坎鏗鏘者乎夫聞而鍾者
石也叩而鍾者石也其言俱足信云獨茲山之
奇可異耳余聞嵩有石髓衡有石室東岱有石
閭天台有石梁何得有聲而好事者未嘗文之
也子占曰彼以形大茲渺小耳余曰聲實蓋相
因云巢許之以天下讓也齊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也尚矣乃百里如中牟一壑如嚴陵視天下

何如而名與天壤俱者其實勝也石鍾豈浪傳也哉子占酌余酒者再天風忽來江濤四起其聲有難辨者遂下山去明日于占送余舟中謀新其集請余爲序余曰高皇帝登石鍾山彼五宗者望而祀之茲山千古在今日尤遇六因表而出之以告後之登覽者

賀潘公河工告成序代作

今皇帝御極之六年淮海大溢黃河逆行下民艱食運道阻塞上命御史大夫潘公總河事

潘公文章氣節赫赫宇內往

穆宗皇帝

邳之間舟沉于陸公治之有成績上知公習

于河也故圖任與乃公欽承簡命朕朕不遑

上經略兩河之疏大都言東海廣大法滋汨

汨即二瀆入之渺小耳自崔鎮決而河散高堰

潰而淮散水散沙積海口日淤惟塞決而繕隄水

由地中行此導河入海之長策也主上覽而

俞允之公毅然分諸司理焉河北自太行隄下

則築邵家堤築谷山至于直河築古城至于清

口若河南則徐之房村雙溝邳之羊山小河桃
 源之歸仁諸集亦罔不築建或水之壩開道濟
 之閘絕天妃之流固黃浦之口二竇安流同歸
 于海歲漕四百萬達于京師黎黎得平土而居
 之主上以匄奴辨南越撥首務航重譯而
 貢先朝未補也其歷不雷未食者獨一河
 耳而河治特命給事中尹君徃視之給事君
 頌公之功謂其必無遺嘉謀獨斷也伏上悅
 而賞爵之按臺李君繼臺姜君瀟臺茹君繼其
 成也問言于余余惟河之為患自天地剖判則
 然而州國家都幽引為漕利多平江之功陳公
 事常開創若難矣而氣化更新人心謹惕治之
 也易公法當守成若易矣而故道湮淪浮言漸
 多治之也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以四海為壑公其以水治水善師禹者哉且
 也虞廷帝舜簡任夔龍交讓而後玄圭之錫告
 厥成功又主聖明知公最深而秉鈞當軸者
 又虛其心不以道旁之議而屈其謀不吝懋功

之典而厚其報斯亦唐虞之際乎大呂陳于元
英燹鼎反乎磨室公將曳履于巖廊矣余沐公
澤而重侍御之請遂不辭而樂爲之敘

送花先生之內江序

吾友蕭子凌喬過余而言曰花先生遷內江去
吾黨矣先生訓經隆教重仁襲義即漢諸儒會
白虎觀待詔金馬門或爲露門博士或爲國子
祭酒佩蒼玉當時侈其稽古之榮先生其人乎
宜內遷余曰善哉左思之賦蜀都也靈關爲門
玉壘爲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考四海而爲舊
當中葉而擅名豈獨漢哉往奉璽書入蜀而知
蜀之多才也內江表表焉先生敷教如吾河得
士以報上也即內召且俟之月餘先生行諸士
德而詠之凌喬謂先生欲余一言余方讀禮不
文而于先生之行忽忽若有所亡也南充任少
海內江趙孟靜兩學士皆先大夫厚友也文肅
公業修文地下而司直公今八十玄髮未素先
生能爲李委壽蘇長公乎能爲所忠牧司馬遺

書乎斯蜀中故事也亦先大夫遺意也不佞安敢文

送傅憲使之關中序

余少讀柳子厚晉問彼稱三河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所理也其人儉而讓謀而和儉則用足而不滯讓則進善而不闕謀則道遠而周事和則仁義行焉信斯言也此晉所以多名世士也及讀何仲默雍大記又稱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天下之奇被山帶河至終南太華之雄肅杜輞川之秀甲于中原登覽者思一至焉余壯游半天下而未至秦晉今憲使澤野傅公奉天子璽書巡荆西將三年擢陝西參藩以行公晉人也而秦游豪賢于山川行其兩相遇耶昔喬莊簡公在弘德揚襄毅公在嘉隆俱爲大司馬大家宰建樹赫赫說者比于司馬溫公文路公以爲晉重詢其宦跡多自關中始豈昔人所謂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鼈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乎公性託坦夷行操忠

譽緯文窺二酉之富材武抱三峯之遺弘獎風
流增益標勝每談天下大計如四方疾苦九邊
要害兵法機宜人才淑慝崇論攷議皆可坐而
策之今之往也即古人竹帛之垂鼎彝之勒矣
味風雲千載無爽而况太原蒲州表著關西又
爲公之鄉先生哉其已事可視也語曰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建功名者何所因乎因
乎往哲而已異日典文武兩曹紹莊簡襄教之
業于公厚望焉或謂公愛民誠懇好士如生平
驪荆西一路碑焉不佞以爲威鳳數毛麒麟片
甲耳今而後願公有光秦晉俾鄙言在河東中
陽之間尤小子之幸也夫尤小子之幸也夫

又

沔古雲夢澤大都稱南國云楚當周之盛召公
聽政有甘棠之詩召虎循行有江漢之詩方叔
帥師有采芑之詩仲山甫封樊有蒸民之詩千
載誦之猶可想見其民俗之厚也漢若賈太傅
馬伏波楊關西晉若杜武庫羊都督宗肅侯唐

若劉文房韓退之李習之宋若歐陽永叔趙閱
道蘇子瞻兄弟此諸公者德業文章皆千古
也考其入楚或典郡邑或觀察一路至今遠者
千年近者數百年然方城稚齒息壤黃髮無
論祠祀歌詠徃徃思起沉碑于萬山索遺文
于九地愛而護之以爲陵谷光寵此豈聲音
咲貌可爲哉憲使傅公以名進士鎮荆西
主上重肅皇帝潛邸考公三載績最擢公參
藩關中沔民依依遮道至攀其轅不能去
余聞而嘆曰庶幾今日見懷棠之風哉公
慷慨有大節郢中郢子之間方輿千里而
德公者如沔異時千百年間有明使君繫
民之思如漢唐諸君子則公與乃公爭烈
矣語曰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又
曰種麥而麥種稷而稷愛民而民愛之直
道而行真三代哉郡太守史君命余言贈
公余幸沔有南國之遺也敢爲公頌之

賀郡守史公獎勵序

古今建官何啻千百而獨守令則稱父母蓋親

民云虞周邈矣即兩漢近古余讀班固范曄所
記元始建武之間與民休息禁罔疏闊良吏最
多若民詠歌爲父母惟召與杜耳吾沔太守史
公任未及朞而都御史王公移檄獎之語多在
檄中至云民情召父杜母何意沔也今南陽哉
康誥言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呂
覽言師者抱子方食而枕以糠粃者抱子方雷
而窺于戶不病其爲父母者心之誠也余于召
杜無論其它政徃徃誠于愛民興利而生息之
躬耕勸農出入阡陌修治陂池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增田三萬頃郡
內殷足此視南陽如家視民如子者乎曾子曰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功成而名隨之即洛陽以
吳公蜀守以文翁應召且不名乃父母之頌尚
遜兩公焉登武健文飾其心末規者可望萬一
哉繼奉公沈大夫守惠州有善政而公以清修
承之勤力似召翁卿節儉似杜公君而愷悌溫
良令人想見九江河內于千載之下沔有十八

所積淤成田而糧以半湖矣。高皇帝嘗制四境，搃腕公毅然均之。昔史起引漳水溉田而民歌，稻梁史謙恕刺梁州墾田而民歌，有飯斯亦不愧召杜矣。公遠宗家範，近守庭訓，而踵武漢之循吏者乎？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不虛矣。郡同寅二三君屬余文頌公，余觀漢家有治理效者，輒置書案，美增秩賜金，或對至關內侯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明主加惠元元公庶，上德意大用不次矣。率出漢天下。

哉公聞而起坐曰：願夙夜圖之，以無負先大夫奉送靜齋梁憲使入賀序。

昔箕子衍五福之疇而先壽也，夫建極而斂于已，又錫于民，始稱有道之長人，主之壽與天壤俱。蓋君者羣也，羣天下而壽之者也。所謂國脉民命係于一身者乎？明興高皇帝累葉，惟肅皇帝八月降辰，年踰甲子，蓋壽云。今皇帝誕期同符烈祖，尤為奇事。憶嘉靖間肅皇帝受釐大內，以祈長年，不佞評大理寺事，見諸王遣使藩臬。

長伯會來東南以舟西北以車雲擁鱗次于午
門外至日同內廷稱賀又有蠻夷君長畢陳方
物綴立於諸臣後百拜稽首三呼萬歲聲起楯
陛徹霄漢間有覩玄鶴獻白鹿貢白兔者私心
猶以爲非三代盛事且遠臣不見乘輿一而望
闕遙祝而已今皇帝臣得面祝無言祥瑞者惟
皇建極千載一時乎十有一年癸未荆西憲使
梁大夫應入賀之命太守劉公委言于不佞不
佞歸自京師主上勵精圖治從諫如流詔起逐
臣以隆丕丕之基此其遐齡無論肅皇帝即天
靈地皇所稱一萬八千歲可重光帝系譜乎梁
大夫河南人穆皇帝朝爲都給事中有重名時
新鄭高先生以首相兼冢宰科中有彈及高先
生者天子震怒先生甚不樂儕輩有不直前疏
者大夫進曰問孟安敢談事古人如王陶彈韓
琦唐介彈文彥博益見兩相公之量彼言官以
言爲職耳先生請休矣先生笑曰公言良是意
遂解言者無事高先生剛大正直去位十餘年

而公論定大夫保全善類侃侃不阿倍國脉而
延民命壽主上者宜莫如大夫矣大夫筮仕縣
令晉秩兵憲宣布德意納斯世于皇極至諫垣
一事乃其大節云且楚有衡玄二嶽如芙蓉天
柱峯頭多長生不老之藥江漢萬里合流于楚
而朝宗于海人臣見君之象也大夫駐節又肅
皇帝潛服鎬京豐沛之祝視封域尤切如川方
至如岡永寧惟楚之山川哉大夫茲行張楚矣
或謂楚風俗日靡民瘼日甚大夫當入告明主
正所以壽國與民也或亦太守公與諸州縣之
意與

送曹憲使任遼東序

余讀揚雄太僕箴而知古人任官之重也彼稱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豈非
以輔德攸關耶昭代建官內有太僕司外有行
太僕而遼東有苑馬寺即周禮司馬之外有司
馭而僕卿之職大都同云周如伯冏漢如夏侯
嬰石慶陳萬年當歸馬之朝而勳樹赫赫斯亦

大呂元英九鼎磨室矣憲使曹公在肅皇帝朝
爲比部郎以忤權貴左官佐郢沔屬于郢而公
之德政沔人士涵濡者垂十年今公秉憲荆西
地方千里駐節于沔而沔士人被公德政者又
餘一年公才敏而不以多能炫操廉而不以苦
節著至遇羣吏嚴如師傅慈如保母人人以公
親已咸謂公弱冠登進士歷仕丁艾當內召三
事不爾開府邊城柰何止擢僕卿于遼左不佞
謂穆皇帝朝言官疏僕卿最重慎選有才節者
充之即任督撫今皇帝聖神曾以邊事問江陵
相國指顧遼左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蓋遼左
虜民貧軍悍視九邊尤爲要害公之往也廟堂
駸駸以大司馬屬之行且臨翰海禪姑衍封狼
居胥山矣周漢前聞人之烈不在公指掌間耶
太守劉君率刺史二縣令五命不佞一言以贈
不佞于公爲通家交僕臣司駕取告執帛竊附
于雲之頌

壽通政李封君七十序

往游京師見江陰李先生以財雄轂下助邊圉之急佐縣官之需詢其治生成以仁義豈所稱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道附之者乎是時等素封矣歲己未先生之子長公徵川登進士歷官右通政封先生如其官重金疊蓋擊鍾鼎食比于宿衛即公家多祚不啻也而人稱先生爲封君翁翁杖于鄉公在銀臺翁曰吾六十矣夙夜報上出納惟允今杖于國公在郢中翁曰吾七十矣况所官又先帝潛邸爲國屏翰公加意藩服辛巳六月某日翁懸弧之也憲使傅公與參伯公同榜于翁爲子行而謀所以壽翁于不佞不佞仰而嘆曰仲尼言壽必歸大德而子長言富好行其德彼云燕在勃碣之間一都會也然與漳河海岱陶睢宛洛三江五湖等耳而今國家建都于燕九州之人寓焉視漢史所稱何但什百李翁居積任時輕財喜施意豁如也九州人之在都會者被其惠而德之酌斗酒而祝大齊翁殆百齡哉夫計然倚頓

令後修業而息之耳乃參伯公以文學顯遭逢
聖主咸五登三敷樹隆茂江漢之間浸仁沐義
頌聲作焉又諸子翩翩而起世藏室之史大隴
西之業寧獨燕趙延陵李氏哉人亦有言隱
而名高吏而廉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乃翁永
年而昌後其德日益人之德之者日衆而其壽
日綿漢時老人七十授以玉杖舖以糜粥今翁
善飯行不以杖嗟乎唐且談兵申公召對衛武
作箴楚丘策事是翁方來者也參跡古人乎憲
使公迺然曰吾子于李翁有味哉其言之也請
授簡而稱觴

壽傅憲使文

今皇帝御極之九年壬正念九日乃憲使澤野
傅公初度之辰公鎮荆西一路部吏郡守者二
縣令者五謀所以壽公而沔守史君屬余以言
余聞諸禮五十曰艾始服官而稱壽公年踰強
仕未丁艾也即獻萬年之觴不有待乎諸大夫
乃言曰荆以西故肅皇帝潛邸也其廉訪多重

臣云公含元精之和應命世之期居荆三年矣
潭圖宣猷去煩蠲苛惠下若鄭子產恃法若張
伯紀平反若雋不疑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又安石城雲柱沱潛三筵泱泱千里其間含經
味道之士齒危髮秀之老莫不北面人宗自同
資敬即耳目所覩若純德一山表著聖明江漢
合流朝宗于海如岡永寧如川方至有進此而
壽公者乎余小子甲甲其言無以當諸大夫又
何以當公顧侍公久而知公深竊觀公抱霍衛
之用兵而不欲以材武顯聞用之博物而不
欲以文賦著操鍾王之柔翰而不欲以筆墨炫
夫纖離之足必千里而後知其捷也鑽朴之金
必百鍊而後知其幹也公富于春秋行且歷試
外擁旄而內當軸乎昔公蒙武仲之在漢典蘭
臺秘書休奕之在魏為御史中丞傳聲施後世
大都文翰士耳獨有商良朝起而任天下之重
說命三篇為千載之準世所稱文且武者
睥乎後矣公修德養民之業

臣云公含元精之和應命世之期居荆三年矣
彈圖宣猷去煩蠲苛惠下若鄭子產恃法若張
伯紀平反若雋不疑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又安石城雲柱沱潛三筮泱泱千里其間含經
味道之士齒危髮秀之老莫不北面人宗自同
資敬即耳目所覩若純德一山表著聖明江漢
合流朝宗于海如岡永寧如川方至有進此而
壽公者乎余小子卑卑其言無以當諸大夫又
何以當公顧侍公久而知公深竊觀公抱霍衛
之用兵而不欲以材武顯國用之博物而不
欲以文賦著操鍾王之柔翰而不欲以筆墨炫
夫纖離之足必千里而後知其捷也鑽朴之金
必百鍊而後知其幹也公富于春秋行且歷試
外擁旄而內當軸乎昔公蒙武仲之在漢典前
臺秘書休奕之在魏為御史中丞俱聲施後世
大都文翰士耳獨有商良朝起而任天下之重
說命三篇為千載若若之準世所稱文且武者
瞠乎後矣公修德養民之規何術之業息

奕前代即宇內名山川大川大澤之流西
乎在天爲星宿在土爲山川在木爲雨露
哉顧兩國我師曰在土者之是以似之
願焉諸大夫樂然曰庶幾知公矣不較
書之請質于公

壽封君六十序

往不穀爲四川學校查老德充以進士高第尹
富順博審好修有此好節心其愛之一日詢其
家世知尊公先生長者留落不稱貢入京師

麟游邑丞麟游乃鳳翔下邑先生甘之且曰吾

筑筑在遺腹未啗先子幸王父母督教成矣柰

何不行所志不揚大訓乎乃勤恤其民有迺賦

者先生傷之且曰少視科第如芥今塵若此無

毫髮裨益可習脂韋駘氏膏血以負平生乎挺

挺肩肩遂以催科之拙不稱上官意遷王官而

先生無行意德充轉鳳陽府丞先生遺書曰吾

橐中無長物汝尹富順爾爾足明我志况中立

高皇帝湯沐邑願急行以報主恩歲己卯德

充走鳳陽先生匹馬滇中來視德克德克以漕
運御史大夫及直指使者䟽有造船之役而不
穀董其事聞先生弛擔萬里命德克暫歸德克
夷猶久之先生遺書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况
諸公知汝努力圖報吾見官衙無長物如富順
又如吾在麟游足快矣德克手其書示不穀不
穀心服焉已而德克終其事御史大夫及直指
使者文章薦焉先生聞而大悅越明年庚辰四
月廿六日乃懸弧之辰德克奉觴上壽先生曰
自汝兩事陳公公知汝深汝素善其言我今六
十矣可能博一語祝我乎德克走下邳告不穀
不穀嘆曰先生佐百里纔一命之士耳昔陸景
倩爲扶溝丞聲名籍甚唐廉訪使者課州縣殿
最欲得其實有吏言狀曰某也強而清某也許
而清惟陸生爲真清太史公謂寡廉鮮耻而俗
不長厚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耳先生以清自處又惟恐子之不已
若也麟游其扶溝哉先生壽可知矣余聞長老

言華豔靡曼之好喪其生者也服砂辟穀之術
荒其生者也先生無其好無其術而寧靜澹泊
一如少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所稱長久
者其先生之壽乎其先生之壽乎先生有五丈
夫子而長德克德克勉旃無負庭訓俾先生壽
無疆即父子間當余言也遂次而書之

壽太醫朱君七十序

昔陶弘景年八十有壯容善辟穀導引之法自
謂行教守道翩翩超昇矣所修本草以水虫爲
藥門人請曰功及人矣如物何復易以草木解
形仙去爲茅山上清師署蓬萊都水監亦異矣
夫醫仁術也仲尼所稱仁者壽乎通明善醫喜
讀葛洪諸傳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後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
祖之都亭朝野榮焉此宋齊已來盛事其仕而
隱隱而仙者與淮南朱仲禮世習長桑君禁方
肅皇帝朝游燕趙間遂家居于燕乃燕趙人以
爲秦越人也貧者湯慰揮其謝金其子汝修在

穆皇帝朝選入聖濟殿供事三載績最授太醫
院吏目今皇帝壬午大慶覃恩得封仲禮如其
官仲禮具冠帶詣闕下稱謝布衣之榮豈恒有
哉公卿德公而賀者屢滿于戶不啻陶氏之遇
仲禮淡然爵祿不入仕隱之跡又何肯貞白也
西山北海之間安知非華陽洞天可長生不老
者耶六月中旬乃其初度年七十矣余于仲禮
蓋謂其可仙云汝修善文翰所交多海內知名
之士咸稱尊公壽而屬不佞以言夫朱先生有
仙氣期頤無筭矣三十年後倘結樓三茅乎仰
青雲覩白日聽松風而快也有叩門者非陳生
耶更爲先生壽

壽茹封君序

今上御極三年召天下循吏爲御史越二年選
才望御史巡漕河歷山茹公始以武進尹應徵
繼承殿中之選海內才穎之士莫不嘖嘖侍御
公遭逢明王者不佞以山東叅政理漕事侍御
公相得驩甚也一日出示尊公東田先生書大

都言其祖自山西臨汾家遵化爲東勝右衛總
旗起田間我稍饒裕汝舉隆慶辛未進士我受
御史封况仲者諸生季者百夫長內外孫與曾
孫幾三十人幸昌而家矣可負而國乎先生語
多質直春秋七十矣大學士申公侍御公座主
賦詩壽焉里中人又嘖嘖先生教子身食其報
蓋天道云後侍御公以山東少叅分鎮臨清今
上覃恩進先生爵紆青拖紫七十有四馬太孺
人年且七十矣不佞過侍御公執手語曰兩尊
人修齡宗舜不能稱觴願吾子一言以嗣申公
之詠乎小子卑卑何能爲役獨公國士遇我未
能國士報也報之以言可乎往遵化人爲余言
先生長者如兄弟中有欺凌者先生曰一布被
可共卧矣不校而愧之如因清勾羈非所者先
生曰魯朱家藏活百數矣助千金救焉如負貨
值不償者先生曰若糞券市吾義矣棄去不問
余所聞三事皆古之有奇節者太孺人力贊而
行之此非休息乎仁義之淵囿者耶語曰積水

成淵蛟龍生焉先生宜有侍御公矣乃侍御公
于先生祝期而期祝願而願斯亦衛平之占季
主之卜也米如人言有天道哉憶天順間燕市
有茹文中者年一百四歲如少壯天子召見便
殿賜冠服宴順天府命吏部尚書姚夔諸老造
其廬賀焉談者以爲國家之瑞第其室偕老子
鼎貴孫茂多不知能如今日否主上監于往代
修尊老之典先生以百齡當之謂聖明有兩茹
可也或言侍御公在藩服抱長才巡視宣大知
邊事最詳將保釐重鎮勒銘鍾鼎顯揚先生者
恢恢大也寧獨壽哉寧獨壽哉

東山壽童夫人七十序

余聞里中人稱內方童先生有孝行蓋母繼難
事云已而爲公家壻人言沈夫人之賢婉婉聽
從有助于先生而佐之者盧夫人也盧夫人有
子光祿君光祿君善讀父書肯搆而室肯播而
田翩翩佳公子也人言先生有後克承厥家而
教之者盧夫人也盧夫人春秋七十孟冬十日

乃設悅之晨里中人言先生喪三十年而夫人
享遐齡百歲未艾真邦之媛而家之瑞也請余
言爲壽余聞織錦之詩采牋之記常也而文割
鼻之誓斷髮之苦變也而節即不問享年何如
而雲漢爲昭日月竝永壽足徵也先生在翰林
院多應制之作英聲茂實橫絕四海乞言者日
衆乃夫人便媛綽約執管和墨解其吟咏相得
歡甚片言隻字十襲珍之比于懸黎瓊葉以遺
其子刻而爲集俾先生不朽何其文也先生旣
沒家事孔艱光祿君孺少夫人從一自守以備
蒸嘗往有畫史光祿君欲傳夫人之形夫人痛
曰吾爲未亡人垂白不窺戶久矣柰何見吾而
光祿君跪而始允又何節也夫文存而理著節
存而理固無論追古列女之年即仙家所稱王
母麻姑尊綠華謝自然上元諸姬之類雲輶鶴
駕徃來飄忽于十洲三島崑丘瑤池之上長生
不老有能外是理乎吾知夫人壽真無疆云里
中人以其言聞于光祿君光祿君歎曰自陳子

作先太史公傳而先太史之名益重即所稱文
節真知吾母者而吾母之賢益彰儼然造陳子
謝焉陳子多光祿君孝思類先生也遂書爲夫
人壽

二酉園文集卷之八終

